

中國代辦
書家作

版出
上海

當代中國作家論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
1933

當代中國作家論 目次

魯迅

魯迅評傳

魯迅論

「呐喊」的評論

魯迅的彷徨

方璧

成仿吾

任叔

郭沫若

郭沫若評傳

論郭沫若

沈從文

郭沫若及其創作..... 錢杏邨
沫若的戲劇..... 沈從文

郁達夫

郁達夫評傳

達夫的三時期.....

錦明

「沉淪」.....

周作人

「沉淪」的評論.....

成仿吾

郁達夫與迷羊.....

劉大杰

「迷羊」.....

邵洵美

茅盾

茅盾評傳

茅盾的三部曲.....復三

茅盾與現實.....錢杏邨

到了東京的茅盾.....潘梓年

張資平

張資平評傳

張資平的戀愛小說.....錢杏邨

張資平先生的寫實小說.....侍桁

- 張資平氏的戀愛小說 默之
張資平與三角四角戀愛 梅子
女作家

- 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 敏真
女作家印象記 堅如
歌頌母愛的冰心女士 賀玉波
丁玲論 方英

魯迅

魯迅評傳

魯迅論.....方璧

「呐喊」的評論.....成仿吾

魯迅的彷徨.....任叔

魯迅評傳

魯迅，原名周樹人，一名豫才，是他的筆名，他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府，父親是讀書人，母魯氏略識文字。他的父親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去了。所以家道中落，致學費無着，乃於十八歲時考入南京水師學堂，得免費入學，半年後，又改入礦路學堂，畢業後即被派赴日本留學，即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畢業後，又改入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從事醫學，學兩年，又棄醫從事於文藝，於一九一〇年回國，時魯迅年二十九歲。

回國後，任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化學及生理教員，第二年任紹興中學堂教務長，繼任該校校長。光復後，歷任教育部主事，教育部僉字，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講師。

門大學國文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等職。

一九一八年，魯迅第一次發表小說於新青年雜誌，以後繼續發表作品於各雜誌。在北平時，與孫伏園等出版語絲週刊，及莽原半月刊，以文筆之幽默見稱於世。後到上海後，曾主編過奔流月刊，萌芽月刊等雜誌。一九二九年二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於新興文學運動。

其著譯如下：

創作小說有呐喊（一九二三年），彷徨（一九二六年）二集；小詩有野草（一九二八年）一集；批評雜感集有熱風（一九二五年），華蓋集（一九二六年），華蓋集續編（一九二六年），而已集（一九二八年），三閒集（一九三二年），二心集（一九三二年）等六集；論文及隨筆有墳（一九二七年），朝華夕拾（一九二七年）第二集；編輯者有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冊（一九二四年），小說舊聞鈔（一九二六年），唐宋傳奇集十卷（一九二七年）；繙譯者有工人綏惠略夫（一九二一年），一個青年的夢（一九二三年），愛羅先珂童話集（一九二二年），桃色

的雲（一九二三年），苦悶的象徵（一九二四年），出了象牙之塔（一九二六年），小約翰（一九二八年），思想山水人物（一九二八年），壁下譯叢（一九二九年），近代美術思潮論（一九二九年），蘿谷虹兒畫選（一九二九年），新興文學的理論與實際（一九二九年），藝術論（一九二九年），藝術論（一九三〇年），文藝與批評（一九三〇年），蘇俄的文藝政策（一九三〇年），十月（一九三〇年），毀滅（一九三〇年）。

魯迅，無疑異的在他過去十餘年的文學上的努力，對於中國文藝界的影響是極大的。他的小說集呐喊與彷徨，曾被奉為近代中國短篇小說之典型。他善用幽默的含淚之筆，描寫古老的中國農村社會的典型人物。他的文筆冷雋而深刻，每一個字都有力，每一句都有刺似地深深地刻劃到每一個人的心裏。他的傑作阿Q正傳，現已譯成英、日、俄、世界語等各國文字了。

但魯迅的散文雜感其在文學上的收穫較之小說更多。在他初期的雜感集，可以看出他對於封建社會的深惡痛疾，抨擊得不遺餘力。

他今年已經五十二歲了，正像蘇俄的民衆對於高爾基一樣，我們希望他有更好的更前進的作品出版。

魯迅論

方璧

幾年來，常在各種雜誌報章上，看到魯迅的文章。我和他沒甚關係，從不曾見過面，然而很喜歡看他的文章，並且讚美他。只因我一向居無定處，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來，是交通不便，難得看見外界書報的地方，所以並未完全看過魯迅的著作。近來看見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纔看得到。——方知世間對於魯迅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這般不同的論調。又從此書，知道魯迅的著作，大都已有單行本，要窺全豹，亦非難事，這就刺戟我去買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來看。兩月前，在一個山裏養病，竟把他的著作全體看了一遍，頗有

些感想，拉雜寫下來，遂成此篇。如果題名曰「我所見於魯迅者」，或是「關於魯迅的我見」，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這等扭扭捏捏的長題目，便率直的套了從前做史論的老調子，名曰「魯迅論」了。

二

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看見過他的人們描寫他們的印象道：

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他手裏老拿著烟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麼似的。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

這是一個小學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寫她的印象道：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署天女士訪魯迅先生。）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

這又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描寫。

（致志摩陳源。）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張魯迅最近畫像。八字鬍子，瘦瘦的臉兒，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這個人兒該也會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罷。可惜瘦了一點，不然，豈但是「很可以表出」簡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罷。

上舉三篇，是值得未見魯迅的人們讀一遍的。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愛說笑話，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學教授看來，魯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久已成爲可厭的代名詞麼？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見，而所見又一定不同；我們從魯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罷。

三

張定璜在他的《魯迅先生》（亦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告訴我們說：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大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任憑你拉着她

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烟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著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己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著，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的新的，包扎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

的竊偷，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里，我們都感覺到他。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來了。「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沈默的旁觀」，魯迅之爲魯迅，盡於此二語罷。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魯迅站在路旁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雲端的「超人」，嘴角上掛著莊嚴的冷笑，來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種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